口述人：辉仕兰（女，1950年出生，云南省凤庆县白云村寨子村民）

采访人：李新民（女，1988年出生，草场地工作站驻站者）

采访时间：2012年2月23日

采访地点：白云村寨子辉仕兰家中



**采访笔记：**

辉仕兰是我的姨奶，她是我奶奶的第三个妹妹。姨奶有两个哥哥，两个姐姐，一个妹妹。现在只剩一个哥和一个妹了。姨奶十八岁结婚，她和奶奶一样嫁到花木林寨子，生了一个孩子后，丈夫因为骨膜炎病死了。过了没几年她又改嫁了，也就是嫁到现在她在的这个地方白云村寨子。采访姨奶的时候我就没有想过她会过了那么苦的日子，吃了很多野菜，有些东西吃了还拉不出屎。姨奶还上过三年学，但现在已经把学的还给老师了。

姨奶在我的印象里永远都是那个样子，长得比较富态，浓眉大眼的样子，走起路来很利索，很好看。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人，现在她也过得还不错，有四个儿子，儿孙满堂。

小时候常常会见到姨奶，每次她回娘家的时候都要从奶奶家门口经过，她都会来看奶奶。我还是比较时候姨奶的，她说话比较直接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一起时她都会讲她过了的苦日子，那个时候听不懂她在讲些什么。在去年我去采访她了，她讲了自己挨饿时候的故事，我才知道她过了很多苦日子。她不仅挨饿时过苦日子，不挨饿时也过苦日子。

**口述正文**

**我小时候最饿伤**

我是小小时候最饿伤。就是58年、59年了。那个时候58、59年是独自不得开锅，火都烧起不得，你想吃点你煮颗菜吃那样都人家批判呢，你上哪里吃，你又不得起火，最饿伤就这个时候了，这个时候我们还小，饿也饿呢，父母怎么找找给吃点，都不敢整给吃啊，就是找得点野菜，都不敢煮给吃啊，不得煮吃啊。一个人只有一尺七布，怎么穿？就不是烂布补起穿。

**不念书，回家做生产**

58年那个时候我还念书呢， 58年前半年是吃得好呢，后半年就饿起了。我不念书了，回家和他们做生产，人家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背粪，插秧，挖地啊，和人家去抬石头，抬木头，两个人抬一根。大集体时候是开梯地，做生产，农村么采茶就那样，放牲口。放那场羊，放八条牛，放了一年了。

**食堂吃饭**

食堂饭么就二小两，一两五米么，有时候蒸面碗上蒸给你一小碗，你去抬么就是转盘饭了，那样蒸给你一小碗。蒸米也是那样碗上蒸给你一小碗了，娃娃一顿就吃那么一碗，大人是吃三两四两呢。大人家是劳动力呢，娃娃又哪来的吃？

那几年我妹妹、弟弟，几个娃娃去么，人家煮稀饭吃，连渣带汤给你一勺。那几年我爹又有病，三个人么，打给你三勺，姊妹先帮那水水给吃了么，渣渣又抬回来给我爹，我爹有病，人家不抬给吃。有劳动力人家才抬给呢，是我爹有病人家不抬给吃。那点渣渣抬回来么，给我爹，用小瓜煮上点，那点渣渣倒上么，父子四个就那么吃。

**甘蔗渣、玉米壳，什么都吃过**

甘蔗渣也吃过，玉米壳淀粉也吃过，黄泡也吃过，蕨蕨根也吃过，玉米壳是在小南山做的淀粉，甘蔗渣么去那大兴背回来，背回来么晒干拉成面，打成面果。玉米骨头面，现在这种玉米骨头面啊，去磨坊涅回来么那么吃，那么也吃过呢。。黄泡是涩滴涩滴呢，你阿祖在的时候么，去放牲口时候嘛栗国检回来，敲敲么整整泡，泡泡整整搅米粉吃，打面果吃，吃了好些东西呢我。饿呢那几年，栽了一盆杨茄子面瓜，是栽不得呢，什么也没得吃。

**吃了甘蔗渣和粗糠拉不出屎**

甘蔗渣那样吃了么，拉屎时候拉不出来，粗糠吃了后也是不好拉屎。百合也吃过，玉米壳淀粉，去磨坊拉回来么细细呢，倒是好吃呢，那个厥蕨根淀粉也好吃点呢。这几年谁吃？那几年是吃得成点呢。啊几年是粮食又不有去哪里拿去。那几年是也种这些地呢，大家都是人好好不做，就你骗我，我骗你么，大集体生产，饿也饿么，各做也做呢，就是不有的吃呢啊。

**搞批判**

那时搞批判，批判资本主义什么的，带上给他一顶帽子。批判会让被批的人头低着，站着么，那么批判他。又不骂不打，只是要头低下去，说这个人不老实，又批判他。被批判那个人不说话，就是头低低那么站着，批判的人说一句，他就回答一句。这人不说话，又说他不老实，要反抗，又批判他。